全唐文/卷058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作者：柳宗元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桐葉封弟辯

古之傳者，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，曰：「以封汝。」周公入賀。王曰：「戲也。」周公曰：「天子不可戲。」乃封小弱弟於唐。吾意不然。王之弟當封耶？周公宜以時言於王，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。不當封耶？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。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，其得為聖乎？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，必從而成之耶？設有不幸，王以桐葉戲婦寺，亦將舉而從之乎？凡王者之德，在行之何，若設未得其當，雖十易之不為病；要於其當，不可使易也，而況以其戲乎？若戲而必行之，是周公教王遂過也。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，從容優樂，要歸之大中而已，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。又不當束縛之，馳驟之，使若牛馬然，急則敗矣。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，況號為君臣者耶？是直小丈夫　　者之事，非周公所宜用，故不可信。或曰：封唐叔，史佚成之。

辯列子

劉向古稱博極群書，然其錄《列子》，獨曰鄭穆公時人。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，《列子》書言鄭國，皆云子產、鄧析，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？《史記》：鄭繻公二十四年，楚悼王四年，圍鄭，鄭殺其相駟子陽。子陽正與列子同時。是歲，周安王四年，秦惠公、韓烈侯、趙武侯二年，魏文侯二十七年，燕釐公五年，齊康公七年，宋悼公六年，魯穆公十年。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？不然，何乖錯至如是？其後張湛徒知怪《列子》書言穆公後事，亦不能推知其時。然其書亦多遭增竄，非其實。要之，莊周為放依其辭，其稱夏棘、狙公、紀渻子、季咸等，皆出《列子》，不可盡紀。雖不概於孔子道，然其虛泊寥闊，居亂世，遠於利，禍不得逮乎身，而其心不窮。《易》之「遁世無悶」者，

其近是歟？余故取焉。其文辭類《莊子》而尤質厚，少為作，好文者可廢耶？其《楊朱》《力命》疑其楊子書。其言魏牟、孔穿皆出列子後，不可信。然觀其辭，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，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。

辯文子

《文子》書十二篇，其傳曰老子弟子。其辭時有若可取，其指意皆本老子。然考其書，蓋駁書也。其渾而類者少，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。凡孟、管輩數家，皆見剽竊，嶢然而出其類。其意緒文辭，義牙相抵而不合。不知人之增益之歟？或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歟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，又頗惜之，憫其為之也勞。今刊去謬惡亂雜者，取其似是者，又頗為發其意，藏於家。

論語辯二篇

上篇

或問曰：儒者稱《論語》孔子弟子所記，信乎？曰：未然也。孔子弟子，曾參最少，少孔子四十六歲。曾子老而死。是書記曾子之死，則去孔子也遠矣。曾子之死，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。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。何哉？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，獨曾子、有子不然。由是言之，弟子之號之也。然則有子何以稱子？曰：孔子之歿也，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，立而師之。其後不能對諸子之間，乃叱避而退，則固嘗有師之號矣。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，予是以知之。蓋樂正子春、子思之徒與為之爾。或曰：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，然而卒成其書者，曾氏之徒也。

下篇

堯曰：「咨爾舜！天之曆數在爾躬，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」舜亦以命禹：「予小子履，敢用元牡，敢昭告於皇天後土，有罪不敢赦。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聯躬有罪，無以爾萬方。」或問之曰：《論語》書記問對之辭爾，今卒篇之首，章然有是，何也？柳先生曰：《論語》之大，莫大乎是也。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雲爾。彼孔子者，覆生人之器者也。上之堯舜之不遭，而禪不及己；下之無湯之勢，而已不得為天吏。生人無以澤其德，日視聞其勞死怨呼〈一作乎〉，而己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，故於常常諷道雲爾而止也。此聖人之大志也，無容問對於其間。弟子或知之，或疑之不能明，相與傳之。故於

其為書也，卒篇之首嚴而立之。

辯鬼谷子

元冀好讀古書，然甚賢《鬼谷子》，為其《指要》幾千言。

《鬼谷子》要為無取，漢時劉向、班固錄書無《鬼谷子》。《鬼谷子》後出，而險鑿峭薄，恐其妄言亂世，難信，學者宜其不道。而世之言縱橫者，時葆其書。尤者，晚乃益出七術，怪謬異甚，不可考校，其言益奇，而道益陋，使人狙狂失守，而易於陷墜。幸矣，人之葆之者少。今元子又文之以《指要》，嗚呼，其為好術也過矣！

辯晏子春秋

司馬遷讀《晏子春秋》，高之，而莫知其所以為書。或曰：晏子為之，而人接焉；或曰：晏子之後為之，皆非也。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。墨好儉，晏子以儉名於世，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，以增高為己術者。且其旨多尚同、兼愛、非樂、節用、非厚葬久喪者，是皆出《墨子》。又非孔子，好言鬼事、非儒、明鬼，又出《墨子》。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，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，此甚顯白者。自劉向、歆，班彪、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。甚矣，數子之不詳也！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，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。後之錄諸子書者，宜列之墨家。非晏子為墨也，為是書者墨之道也。

辯亢倉子

太史公為《莊周列傳》，稱其為書，《畏累》《亢桑子》皆空言無事實。今世有《亢桑子》書，其首篇出《莊子》，而益以庸言。蓋周所雲者尚不能有事實，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，其為空言尤也。劉向、班固錄書無《亢倉子》，而今之為術者，乃始為之傳注，以教於世，不亦惑乎！

辯鶡冠子

予讀賈誼《鵩賦》，嘉其辭，而學者以為盡出《鶡冠子》。予往來京師，求《鶡冠子》，無所見。至長沙，始得其書。讀之，盡鄙淺言也，唯誼所引用為美，餘無可者。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，反用《鵩賦》以文飾之，非誼有所取之，決也。太史公《伯夷列傳》稱

賈子曰：「貪夫殉財，烈士殉名，誇者死權。」不稱《鶡冠子》。遷號為博極群書，假令當時有其書，遷豈不見耶？假令真有《鶡冠子》書，亦必不取《鵬賦》以充入之者。何以知其然耶？曰：不類。

敵戒

皆知敵之仇，而不知為益之尤；皆知敵之害，而不知為利之大。秦有六國，兢兢以強。六國既除，施施乃亡。晉敗楚鄢，範文為患。厲之不圖，舉國造怨。孟孫惡臧，孟死臧恤：藥石去矣，吾亡無日。智能知之，猶卒以危。矧今之人，曾不是思。敵存而俱，敵去而舞。廢備自盈，秖益為瘉。敵存滅禍，敵去召過。有能知此，道大名播。懲病克壽，矜壯死暴。縱欲不戒，匪愚伊耄。我作戒詩，思者無咎。

三戒（並序）

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，而乘物以逞，或依勢以干非其類，出技以怒強，竊時以肆暴，然卒迨於禍。有客談麋、驢、鼠三物，似其非，作《三戒》。

△臨江之麋

臨江之人，畋得麋麑，畜之。入門，群犬垂涎，揚尾皆來。其人怒，怛之。自是日抱就犬，習示之，使勿動，稍使麋與之戲。積久，犬皆如人意。麋麑稍大，忘己之麋也，以為犬良我友，抵觸偃仆，益狎。犬畏主人，與之俯仰甚善，然時啖其舌。三年，麋出門外，見外犬在道甚眾，走欲與為戲。外犬見而喜且怒，共殺食之，狼籍道上。麋至死終不悟。

△黔之驢

黔無驢，有好事者船載以入。至則無可用，放之山下。虎見之，龐然大物也，以為神。蔽林間窺之，稍出近之，慭慭然莫相知。他日，驢一鳴，虎大駭，遠遁，以為且噬己也，甚恐。然往來視之，覺無異能者。益習其聲，又近出前後，終不敢搏。稍近益狎，蕩倚衝冒，驢不勝怒，蹄之。虎因喜，計之曰：「技止此耳！」因跳踉大闞，斷其喉，盡其肉，乃去。噫！形之龐也類有德，聲之宏也類有能。向不出其技，虎雖猛，疑畏，卒不敢取。今若是焉，悲夫！

△永某氏之鼠

永有某氏者，畏日，拘忌特甚。以為己生歲直子，鼠，子神也。因愛鼠，不畜貓犬，禁僮勿擊鼠。倉廩庖廚，悉以恣鼠不問。由是鼠相告，皆來某氏，飽食而無禍。某氏室無完器，椸無完衣，飲食大率鼠之餘也。晝累累與人兼行，夜則竊齧鬥暴，其聲萬狀，不可以寢，終不厭。數歲，某氏徙居他州。後人來居，鼠為態如故。其人曰：「是陰類惡物也，盜暴尤甚，且何以至是乎哉！」假五六貓，闔門，撤瓦灌穴，購童羅捕之。殺鼠如丘，棄之隱處，臭數月乃已。嗚呼！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！

設漁者對智伯

智氏既滅範、中行，誌益大，合韓、魏圍趙，水晉陽。智伯瑤乘舟以臨趙，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，務速取焉。

群漁者有一人坐漁，智伯怪之，問焉。曰：「若漁幾何？」曰：「臣始漁於河，中漁於海，今主大茲水，臣是以來。」曰：「若之漁何如？」曰：「臣幼而好漁。始臣之漁於河，有魦、鱮、鰻、鱷者，不能自食，以好臣之餌，日收者百焉。臣以為小，去而之龍門之下，伺大鮪焉。夫大鮪之來也，從魴鯉數萬，垂涎流沫，後者得食焉。然其饑也，亦返吞其後。愈肆其力，逆流而上，慕為螭龍。及夫抵大石，亂飛濤，折鰭禿翼，顛倒頓踣，順流而下，宛委冒憒，環坻潡而不能出。向之從魚之大者，幸而啄食之，臣亦徒手得焉。猶以為小。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，其得益大。於是去而之海上，北浮於碣石，求大鯨焉。臣之具未及施，見大鯨驅群鮫，逐肥魚於渤澥之尾，震動大海，簸掉巨島，一噬而食若舟者數十，勇而未已，貪而不能止，北蹙於碣石，槁焉。向之為食者，反相與食之，臣亦徒手得焉。猶以為小。聞古之漁有太公者，其得益大，釣而得文王。於是舍而來。」

智伯曰：「今若遇我也如何？」漁者曰：「向者臣已言其端矣。始晉之侈家，若欒氏、祁氏、卻氏、羊舌氏以十數，不能自保，以貪晉國之利，而不見其害，主之家與五卿，噍裂而食之矣，是無異魦、鱮、鱣、鱷也。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，可以懲矣，然而猶不肯悟。又有大者焉，若範氏、中行氏，貪人之土田，侵人之勢力，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。主與三卿，又裂而食之矣，脫其鱗，繪其肉，刳其腸，斷其首而棄之，鯤鮞遺胤，莫不備俎豆，是無異夫大鮪也。可以懲矣，然而猶不肯悟。又有大者焉，吞範、中行以益其

肥，猶以為不足，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，驅韓、魏以為群鮫，以逐趙之肥魚，而不見其害。貪肥之勢，將不止於趙，臣見韓、魏懼其將及也，亦幸王之蹙於晉陽。其目動矣，而主乃愾然以為鹹在機俎之上，方磨其舌。抑臣有恐焉，今輔果舍族而退，不肯同禍，段規怨深而造謀，主之不悟，臣恐主為大鯨，首解於邯鄲，鬣摧於安邑，胸披於上黨，尾斷於中山之外，而腸流於大陸，為鮮薧以充三家子孫之腹。臣所以大懼。不然，主之勇力強大，於文王何有？」智伯不悅，然終以不悟。於是韓、魏與趙合滅智氏，其地三分。

愚溪對

柳子名愚溪而居。五日，溪之神夜見夢曰：「子何辱予，使予為愚耶？有其實者，名固從之，今予固若是耶？予聞閩有水，生毒霧厲氣，中之者溫屯嘔泄；藏石走瀨，連艫糜解；有魚焉，鋸齒鋒尾而獸蹄，是食人，必斷而躍之，乃仰噬焉。故其名曰惡溪。西海有水，散渙而無力，不能負芥，投之則委靡墊沒，及底而後止，故其名曰弱水。秦有水，掎汩泥淖，撓混沙礫，視之分寸，眙若睨壁，淺深險易，昧味不覿，乃合涇渭，以自彰穢跡，故其名曰濁涇。雍之西有水，幽險若漆，不知其所出，故其名曰黑水。夫惡弱，六極也；濁黑，賤名也。彼得之而不辭，窮萬世而不變者，有其實也。今予甚清與美，為子所喜，而又功可以及圃畦，力可以載方舟，朝夕者濟焉。子幸擇而居予，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，卒不見德而肆其誣，豈終不可革耶？」

柳子對曰：「汝誠無其實，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，汝惡得避是名耶！且汝不見貪泉乎？有飲而南者，見交趾寶貨之多，光溢於目，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，豈泉之實耶？過而往貪焉，猶以為名，今汝獨招愚者居焉，久留而不去，雖欲革其名，不可得矣。夫明王之時，智者用，愚者伏。用者宜邇，伏者宜遠。今汝之托也，遠王都三千餘里，仄僻回隱，蒸鬱之與曹，螺蠯之與居，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，日駸駸以遊汝，闖闖以守汝。汝欲為智乎？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，使一經於汝，而唯我獨處？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，是則汝之實也。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，寧有說耶？」

曰：「是則然矣。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？」柳子曰：「汝欲窮我之愚說耶？雖極汝之所往，不足以申吾喙；涸汝之所流，不足以儒吾翰。姑示子其略：吾茫洋乎無知，冰雪之交，眾裘我絺；溽暑之鑠，眾從之風，而我從之火。吾蕩而趨，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，以敗吾車；吾放而遊，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，以沒吾舟。吾足蹈坎井，頭抵木石，衝冒榛棘，僵仆虺蜴，而不知怵惕。何喪何得，進不為盈，退不為抑，荒涼昏默，卒不

自克。此其大凡者也。願以是汙汝可乎？」

於是溪神深思而歎：「嘻！有餘矣，是及我也。」因俯而羞，仰而籲，涕泣交流，舉手而辭。一晦一明，覺而莫知所之。遂書其對。

對賀者

柳子以罪貶永州，有自京師來者，既見，曰：「予聞於坐事逐，予適將唁子。今予視子之貌浩浩然也，能是達矣，於無以唁，敢更以為賀。」柳子曰：「子誠以貌乎則可也，然吾豈若是而無誌者耶？姑以戚戚為無益乎道，故若是而已矣。吾之罪大，會主上以寬理人，用和天下，故吾得在此。凡吾之貶斥幸矣，而又戚戚焉何哉？夫為天子尚書郎，謀畫無所陳，而群比以為名，蒙恥遇僇，以待不測之誅。苟人不，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！吾嚮靜處以思，獨行以求，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，下無以奉宗祀，近丘墓，徒欲苟生幸存，庶幾似續之不廢。是以儻蕩其心，倡佯其形，茫乎若升高以望，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，故其容貌如是。子誠以浩浩而賀我，其孰承之乎？嘻笑之怒，甚乎裂眥；長歌之哀，過乎慟哭。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？子休矣。」

杜兼對

或問曰：「朝廷以公且明，進善、退不肖，未嘗不當。然否有一疑焉，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。」曰：「何哉？」曰：「杜兼為濠州，幸兵之亂，殺無罪士二人。蓄貨足欲，吾以為唐檮杌、饕餮者亡以異。然而卒入為郎中、給事中，出由商至河南尹，乃死。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？」曰：「若子之言，兼之罪，吾雖不睹乎目，然聞之熟，宜廢而不用久矣。然而吾有一取焉。吾聞兼在濠州，有鍾離令盧某者，宰相戚也，而讒且諛，日狀其僚之過恣以致於兼，且曰：‘是過是愆，我獨無有。’其僚因惴恐，以俟謫怒於上，令日施施自負，曰：州君將我陟也。兼得之，乃大怒，罰令，使僚也威得自達，以進乎善，因擯令，終不得麵焉。人由是不苟免，而讒諛之道大息。朝廷進兼，於內則給事中，於外則至河南尹。蓋知兼有是善也歟？誠然，不為公且明耶？」或者曰：兼，凶狡人也。恣殺以充己，其為過章章者，凡天下兒童，〈（後闕）〉。

天對

問曰：遂古之初，誰傳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冥昭瞢暗，誰能極之？馮翼惟像，

何以識之？明明暗暗，惟時何為？

對曰：本始之茫，誕老者傳焉。鴻靈幽紛，曷可言焉！曾黑晰眇，往來屯屯，龐昧革化，惟元氣存，而何為焉！

陰陽三合，何本何化？

合焉者三，一以統同。吁炎吹冷，交錯而功。

圜則九重，孰營度之？

無營以成，遝陽而九。運轅渾淪，蒙以圜號。

惟茲何功，孰初作之？

冥凝元釐，無功無作。

斡維焉繫？天極焉加？

烏溪繫維，乃糜身位。無極之極，潒瀰非垠。或形之加，孰取大焉！

八柱何當，東南何虧？

皇熙亹亹，胡棟胡宇！宏離不屬，焉恃夫八柱！

九天之際，安放安屬？

無青無黃，無赤無黑。無中無旁，烏際乎天則。

隅隈多有，誰知其數？

巧欺淫誑，幽陽以別。無隈無隅，曷憎厥列。

天何所遝？十二焉分？

折箬剡筵，午施旁豎，鞠明究曛，自取十二。非予之為，焉以告汝！

日月安屬？列星安陳？

規毀魄淵，太虛是屬。棋布萬熒，咸是焉托。

出自湯谷，次於蒙汜？

輻旋南晝，軸奠於北。軌彼有出次，惟汝方之側。平施旁運，惡有谷汜！

自明及晦，所行幾里？

當焉為明，不逮為晦。度引無窮，不可以里。

夜光何德，死則又育？

燬炎莫儷，淵迫而魄，遐違乃專，何以死育！

厥利維何，而顧菟在腹？

玄陰多缺，爰感厥兔，不形之形，惟神是類。

女歧無合，夫焉取九子？

陽健陰淫，降施蒸摩，歧靈而子，焉以夫為！

伯強何處？惠氣安在？

怪瀰冥更，伯強乃陽。順和調度，應氣出行。時屆時縮，何有處鄉。

何闔而晦？何開而明？

明焉非辟，晦兮非藏。

角宿未旦，曜靈安藏？

孰旦孰幽，繆躔於經。蒼龍之寓，而廷彼角亢。

不任汩鴻，師何以尚之？僉答何憂，何不課而行之？

惟鯀譊譊，鄰聖而孽。恒師龐蒙，乃尚其圮。后惟師之難，瞢頗使試。

鴟龜曳銜，鯀何聽焉？順欲成功，帝何刑焉？永遏在羽山，夫何三年不施？

盜堙息壤，招帝震怒。賦刑在下，而投棄於羽。方陟元子，以允功定地。胡離厥考，而鴟龜肆喙！

伯禹腹鯀，夫何以變化？纂就前緒，遂成考功。何續初繼業，而厥謀不同？

氣孽宜害，而嗣續得聖，汙塗而藁，夫固不可以類。胝躬擘步，橋楯勤踣。厥十有三載，乃蓋考醜。宜儀刑九疇，受是玄寶。昏成厥孽，昭生於德。惟氏之繼，夫孰謀之式！

洪泉極深，何以窴之？

行鴻下隤，厥丘乃降。焉填絕淵，然後夷於土！

地方九則，何以墳之？

從民之宜，乃九於野。墳厥貢藝，而有上中下。

應龍何畫？河海何歷？

胡聖為不足，反謀龍智？畚鍤究勤，而欺畫厥尾！

鯀何所營？禹何所成？康回馮怒，地何故以東南傾？

圜鼢廓大，厥立不植。地之東南，亦已西北。彼回小子，胡顛隕爾力！夫誰駭汝為此，而以圖天極？

九州何錯？川谷何洿？

州錯富媼，爰定於處。躁川靜谷，形有高庳。

東流不溢，孰知其故？

東窮歸墟，又環西盈。脈穴土區，而濁濁清清。墳壚燥疏，滲渴而升。充融有餘，泄漏復行。器運洩洩，又何溢為！

東西南北，其修孰多？

東西南北，其極無方。夫何鴻洞，而課校修長。

南北順橢，其衍幾何？

茫忽不準，孰衍孰窮！

崑崙縣圃，其尻安在？

積高於乾，崑崙攸居。蓬首虎齒，爰穴爰都。

增城九重，其高幾里？

增城之里，萬有三千。

四方之門，其誰從焉？

清溫燠寒，迭出於時。時之丕革，由是而門。

西北辟啟，何氣通焉？

辟啟以通，茲氣之元。

日安所到？燭龍何照？

修龍口燎，爰北其首，九陰極冥，厥朔以炳。

羲和之未揚，若華何光？

惟若之華，稟羲以耀。

何所冬暖？何所夏寒？

狂山凝凝，冰於北至。爰有炎洲，司寒不得以試。

焉有石林？何獸能言？

石胡不林？往視西極！獸言嘐嘐，人名是達。

焉有虬龍，負熊以遊？

有虬蝓蛇，不角不鱗，嬉夫元熊，相待以神。

雄虺九首，倏忽焉在？

南有怪虺，羅首以噬。倏、忽之居，帝南北海。

何所不死，長人是守？

員邱之國，身民後死。封嵎之守，其橫九里。

靡湝九衢，枲華安居？

有萍九歧，厥圖以詭。浮山孰產？赤華伊枲。

靈蛇吞象，厥大何如？

巴蛇腹象，足覿厥大。三歲遺骨，其修已號。

黑水元趾，三危安在？

黑水淫淫，窮於不姜。元趾則北，三危則南。

延年不死，壽何所止？

僊者幽幽，壽焉孰慕！短長不齊，咸各有止。胡紛華漫汗，而潛謂不死！

鯪魚何所？鬾堆焉處？

鯪魚人貌，邇列姑射。鬾雀峙北號，惟人是食。

羿焉畢日？烏焉解羽？

焉有十日，其火百物！羿宜炭赫厥體，胡庸以枝屈！大澤千里。羣烏是解。

禹之力獻功，降省下土四方。焉得彼塗山女，而通之於台桑？閔妃匹合，厥身是繼。胡維嗜欲不同味，而快鼂飽？

禹懲於績，塗婦亟合。胈離厥膚，三門以不疌。呱呱之不盡，而孰圖厥味！卒燥中野，民攸宇攸暨。

啟代益作後，卒然離{　蟲}？

彼呱克臧，俾姒作夏。獻后益於帝，諄諄以不命。復為叟耆，曷戚曷孽！

何啟惟憂，而能拘是達？皆歸射鞠，而無害厥躬？

呱勤於德，民以乳活。扈仇厥正，帝授柄以撻凶窮。聖庸夫孰克害！

何后益作革，而禹播降？

益革民艱，咸粲厥粒。惟禹授以土，爰稼萬億。違溺踐坦，休居以康食。姑不失聖，天胡往不道！

啟棘賓商，《九辯》《九歌》？

啟達厥聲，堪輿以呻。辨同容之序，帝以　嬪。

何勤子屠母，而死分竟墜？

禹母產聖，何鼂厥旅！被淫言亂噣，聰聝以不處。

帝降夷羿，革孽夏民。胡羿射夫河伯，而妻彼雒嬪？

夷羿滔荒，割更後相。夫孰作厥孽，而誣帝以降。震高厥鱗，集矢於晥。肆叫帝不諶，失位滋嫚。有洛之雩，焉妻於狡！

馮珧利決，封豨是射。何獻蒸肉之膏，而后帝不若？

誇夫快殺，鼎豨以慮飽。馨骨腴帝，叛德恣力。胡肥台舌喉，而濫厥福！

浞娶純狐，眩妻爰謀。何羿之射革，而交吞揆之？

寒讒婦謀，后夷卒戕。荒棄於野，俾奸民是臧。舉土作仇，徒怙身弧！

阻窮西征，巖何越焉？化為黃熊，巫何活焉？

鯀殛羽岩，比黃而淵。

咸播秬黍，莆雚是營？

子宜播殖稷，於丘於川。維莞維蒲，維菰維蘆。丕徹以圖，民以讙以都。

何由并投，而鯀疾修盈？

堯酷厥父，厥子激以功，克碩厥祀，後世是郊。

白蜺嬰茀，胡為此堂？安得夫良藥，不能固臧？天式從橫，陽離爰死。大鳥何鳴，夫焉喪厥體？

王子怪駭，形茀裳。衣褫操戈，猶懵夫藥良。終鳥號以遊，奮厥篚筐。狩漠莫謀，形胡在胡亡。

薄號起雨，何以興之？

陽潛而爨，陰蒸而雨。薄憑以興，厥號爰所。

撰體協脅，鹿何膺之？

氣怪以神，爰有奇軀。脅屬支偶，屍帝之隅。

鱉戴山扑，何以安之？

宅靈之邱，掉焉不危，鼇厥首而恒以恬夷。

釋舟陵行，何以遷之？

要釋而陵，殆或謫之。龍伯負骨，帝尚窄之。

惟澆在戶，何求於嫂？何少康逐犬，而顛隕厥首？

澆嫪以力，兄麀聚之。康假於田，肆克宇之。

女歧縫裳，而館同爰止。何顛易厥首，而親以逢殆？

既裳既舍，宜咸墜厥首。

湯謀易旅，何以厚之？

湯奮癸旅，爰以傴拊。載厥德於葛，以詰仇餉。

覆舟斟尋，何道取之？

康復舊物，尋焉保之。覆舟喻易，尚或艱之。

桀伐蒙山，何所得焉？妹嬉何肆，湯何殛焉？

惟桀嗜色，戎得蒙妹，淫處暴娛，以大啟厥伐。

舜閔在家，父何以鰥？堯不姚告，二女何親？厥萌在初，何所意焉？

瞽父仇舜，鰥以不儷。堯專以女，茲俾允厥世。惟蒸蒸翼翼，於嫣之汭。

璜臺十成，誰所極焉？

紂臺於璜，箕克兆之。

登立為帝，孰道尚之？

惟德登帝，師以首之。

女媧有體，孰制匠之？媧軀虺號，占以類之。胡曰日化七十，工獲詭之！

舜服厥弟，終然為害。何肆犬體，而厥身不危敗？

舜弟氐厥仇，畢屠水火。夫固優遊以聖，而孰殆厥禍！犬斷於德，終不克以噬。昆庸致愛，邑鼻以賦富。

吳獲迄古，南嶽是止。孰期去斯，得兩男子？

嗟伯之仁，遜季旅嶽。雍同度厥義，以嘉吳國。

緣鵠飾玉，後帝是饗。何承謀夏，桀終以滅喪？帝乃降觀，下逢伊摯。何條放致罰，而黎伏大說？

空桑鼎殷，諂羹厥鴿。惟軻知言，間焉以為不。仁易愚危，夫曷揆曷謀。咸逃叢淵，虐后以劉。降厥現於下，匪摯孰承！條伐巢放，民用潰厥疣，以夷於膚，夫曷不謠！

簡狄在臺，譽何宜？元鳥致貽，女何喜？

譽狄禱禖，契形於胞。胡乙嘉之食，而怪焉以嘉！

該秉季德，厥父是臧？

該德允考，薤收於西。爪虎手鉞，尸刑以司慝。

胡終弊於有扈，牧夫牛羊？

牧正矜矜，澆扈爰踣。

干協時舞，何以懷之？

階干以娛，苗革而格。不迫以死，夫胡狃厥賊！

平脅曼膚，何以肥之？

辛后駼狂，無憂以肥。肆蕩弛厥體，而充膏於肌。嗇寶被躬，焚以旗之。

有扈牧豎，云何而逢？擊牀先出，其命何從？

扈釋於牧，力使後之。民仇焉宇，啟床以斮。

恒秉季德，焉得夫樸牛？何往營班祿，不但還來？

殷武踵德，爰獲牛之樸。夫唯陋民是冒，而丕號以瑞。卒營而班，民心是市。

昏微循跡，有狄不寧。何繁鳥萃棘，負子肆情？

解父狄淫，遭愨以報。彼中之不目，而徒以色視。

眩弟並淫，危害厥兄。何變化以作詐，後嗣而逢長？

象不兄龔，而奮以謀蓋。聖孰凶怒，嗣用紹厥愛。

成湯東巡，有莘爰極。何乞彼小臣，而吉妃是得？水濱之木，得彼小子。夫何惡之，媵有莘之婦？

莘有玉女，湯巡爰獲。既內克厥合，而外弼於德。伊知非妃，伊之知臣，曷以不識！胡木化於母，以蠍厥聖！喙鳴不良，謾以詭正。盡邑以墊，孰譯彼夢！

湯出重泉，夫何罪尤？不勝心伐帝，夫誰使挑之？

湯行不類，重泉是囚。違虐立辟，實罪德之由。師憑怒以割，癸挑而讎。

會鼁爭盟，何踐吾期？蒼鳥群飛，孰使萃之？到擊紂躬，叔旦不嘉。何親揆發，足周之命以咨嗟？授殷天下，其位安旅？反成乃亡，其罪伊何？爭遣伐器，何以行之？並驅擊翼，何以將之？

膠鬲比幹，雨行踐期。捧盎救灼，仁興以畢隨。鷹之鹹同，得使萃之。頸紂黃鉞，旦孰

喜之！民父有釐，嗟以美之。位庸芘民，仁克蒞之。紂淫以害，師殛圮之。鹹逭厥死，爭徂器之。冀鼓顛禦，讓舞靡之。

昭后成遊，南土爰底。厥利惟何，而逢彼白雉？

水濱翫昭，荊陷弒之。繆迓越裳，疇肯雉之。

穆王巧拇，夫何為周流？環理天下，夫何索求？

穆懵《祈招》，猖洋以游。輪行九野，惟怪之謀。胡紿娛戴勝之獸，觴瑤池以迭謠！

妖夫曳衘，河號乎市？周幽誰誅，焉得夫褒姒？

孺賊厥訣，爰槧其弧。幽禍挈以誇，憚褒以漁。淫嗜蔑殺，諫尸謗屠。孰鱗蔡以徵，而化黿是辜。

天命反側，何罰何佑？

天邈以蒙，人麼以離。胡克合厥道，而潔彼允違。

齊桓九會，卒然身殺？

桓號其大，任屬以傲。幸良以九合，逮孽而壞。

彼王紂之躬，孰使亂惑？何惡輔弼，讒諂是服？比干何逆，而抑沈之？雷開何順，而賜封之？何聖人之一德，卒其異方？梅伯受醢，箕子佯狂？

紂無誰使惑，惟志為首。逆圖倒視，輔讒以僇寵。干異召死，雷濟克後。文德邁以被，芮鞫順道。醢梅奴箕，忠咸喪以醜厚。

稷惟元子，帝何篤之？投之於冰上，鳥何燠之？何馮弓挾矢，殊能將之？既驚帝切激，何逢長之？

棄靈而功，篤胡爽焉。翼冰以炎，盍崇長焉。既歧既嶷，宜庸將焉。紂凶以啟，武紹尚焉。

伯昌號衰，秉鞭作牧。何令徹彼岐社，命有殷之國？

伯鞭於西，化江漢浒。易岐社以太，國之命以祚武。

遷藏就岐，何能依？

踰梁橐囊，羶仁蟻萃。

妲有惑婦，何所譏？

妲滅淫商，痛民以亟去。

受賜茲醢，西伯上告。何親就上帝，罰殷之命以不救？

肉梅以頒，烏不台訴！孰盈癸惡，兵躬殄祀！

師望在肆，昌何誌？鼓刀揚聲，後何喜？

牙伏牛漁，積內以外萌。歧目厥心，瞭氐顯光。奮力屠國，以髀髖厥商。

武發殺殷，何所悒？載尸集戰，何所急？

發殺曷逞，寒民於烹。惟栗厥文考，而虔予以徂征。

伯林雉經，維其何故？何感天抑墜，夫誰畏懼？

中譖不列，恭君以雉。胡蟆訟蟯賊，而以變天地。

皇天集命，惟何戒之？受禮天下，又使至代之？

天集厥命，惟德受之。允怠以棄，天又祐之。

初湯臣摯，後茲承輔。何卒官湯，尊食宗緒？

湯摯之合，祚以久食。昧始以昭末，克庸成績。

勳闔夢生，少離散亡。何壯武厲，能流厥嚴？

光徵夢祖，憾離以厲。仿惶激覆，而勇益德邁。

彭鏗斟雉，帝何饗？受壽永多，夫何久長？

鏗羹於帝，聖孰嗜味！夫死自暮，而誰饗以俾壽！

中央共牧，后何怒？蜂蟻微命，力何固？

蜮蜮已毒，不以外肆。細腰群螫，夫何足病！

驚女采薇，鹿何祐？比至回水，萃何喜？

萃回偶昌，鹿曷祐以女！

兄有噬犬，弟何欲？易之以百兩，卒無祿？

鍼欲兄愛，以快侈富。愈多厥車，卒逐以旅。

薄暮雷電，歸何憂？厥嚴不奉，帝何求？伏匿穴處，爰何云？荊勳作師，夫何長先？悟過改更，我又何言？

咨吟於野，胡若之很！嚴墜誼殄丁厥任，合行違匿固若所。咿嗄忿毒意誰與？醜齊徂秦啗厥詐，讒登狡庸咈以施。甘恬禍凶亟鋤夷。愎不可化徒若罷。

吳光爭國，久予是勝？何環穿自閭社丘陵，爰出子文？吾告堵敖以不長，何試上自予，

忠名彌彰？

闔綽厥武，滋以侈頹。於菟不可以作，怠焉庸歸？款吾敖之閟以旅尸，誠若名不尚，曷極而辭？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